

我是个普通写手，深居简出，昼伏夜出。

那天晚上，北风吹得我的玻璃瑟瑟发抖，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冷得像个小冰窖。我的鼻孔流出水一般清澈的鼻涕，肚子却像一团火在烧。手上的稿子何时才能写完?下个月的房租去哪里寻?

我竟然睡着了，还是趴在键盘上睡的，睁开眼只觉得阳光很刺眼。我推开门，发现门口的垃圾竟然不见了。天啊!真是什么人都 有，垃圾也偷啊!

我转身进门，听见一阵窸窣的脚步声。是一个老太婆，拄着拐杖，佝偻着背。这老太婆穿得这么破烂，垃圾肯定是她偷的。哦!我忽然想起垃圾袋里的几个易拉罐和塑料瓶，说不定能卖好几块钱呢!

老太婆朝我笑，我也朝老太婆笑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她将自己伪装得很好，因为她的眼睛是那么真诚，甚至还闪着晶莹的泪。

老太婆指着对面那间房对我说:“您好，我和我的小孙子住这。”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往后的那几天，我把能卖的垃圾都藏在家里，那些塑料袋啊，苹果皮，剩饭剩菜都装在门口的垃圾袋。

垃圾还是不见了。该不会是让老鼠叼走了吧?我正四处寻找，老太婆出来了，她说:“不用

◆思考

拒绝毒品，从我做起

绥宁一中高四三零班 黄媛映

席慕容说过：“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，我们都是那个过河的人。”可河流里暗流潜藏，危机四伏。

据联合国统计，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额高达 5000 亿美元以上，成为仅次于军火而高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宗买卖。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而全世界吸毒的人数已高达 2 亿多，其中 17—35 周岁的青壮年占 78%。这么惊人的数字展现在你眼前，你是否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呢?

毒品是一个恶魔，引诱人们走向深渊。1985 年，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勇夺两金一银的健将阿惠因吸毒变得骨瘦如柴，再也找不到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。硕士研究生江涛因吸毒倾家荡产，彻底变成了废物。这一个个鲜活的例子无一不在控诉毒品的危害。

毒品的危害性极大。毒瘾发作时，如万蚁噬骨，万箭穿心。痛苦难耐时，吸毒者会自残甚至自杀。吸毒者往往会变得暴躁，疑神疑鬼，心理畸形，即使明白自己深陷沼泽，却依旧踏进毒品的陷阱。

青少年在认识毒品危害的同时，也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远离毒品。第一，接受毒品知识和禁毒法律法规教育；第二，树立正确人生观，不追求享受，寻求刺激；第三，不结交有吸毒贩毒行为的人；第四，不进入歌舞厅等鱼龙混杂的地方；第五，不接受陌生人递来的东西如饮料、食物等；第六，有健康良好的心态。

一朝染毒品，一生难自拔。毒品如同恶魔，吸食人们的血肉，让原本闪亮的青春黯然失色。少年自立于世界，中国才有希望。青少年应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！

下课与英语老师开几句玩笑后，打算回房间。突然一个声音传来：“老师，请问还有多久放学啊?”

我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面庞浮肿穿着睡衣的中年女人。她穿着一双橡胶鞋，坐在办公室旁边的一块预制板上。上午刚下完雨，预制板还湿漉漉的。天气十分阴冷，她并未带手套，手上拽着一个大红的塑料袋，袋子里依稀是一双鞋子的轮廓。英语老师告诉她：五点钟放学。

我那时已经迈开脚往宿舍走。她笑着对英语老师道谢，一笑，整张脸显得更加的臃肿难看。我突然想到，她是我班上一个学生的妈妈，早晨曾拿着一双棉鞋到教室让她儿子换上。她现在等在这里，可能是将儿子进水的皮鞋烤干后送来。

我突然感到难过了，这个在寒冷冬天给儿子反复送鞋的浮肿女人身上，似乎让我看到了故乡

◆小小说

我的邻居

赵登科

找了，你的垃圾是我出门时帮你带走了。”

我愣了一会，挤着笑说：“谢谢您，以后还是我自己来吧!”

不知为何，回到家，关上门，心窝子暖乎乎的。我想，这是一个好题材，我要将它写下来，发到报纸上，然后交给那个老太婆——哦，不，应该是老奶奶。

我刚写好题目，门被敲响了，是个七八岁大的小男孩。小男孩递给我一本书：“叔叔，这道题我不会，可不可以教我?”

呵!数学题，一直是我的强项。我摸着小男孩的头：“当然可以!”

小男孩很聪明，教起来不怎么费劲。没多久，老奶奶端来一碗汤：“这是我刚熬的一碗姜汤，肯定比你那些感冒药管用。”老奶奶怎么知道我感冒的?对了，垃圾，垃圾袋的空瓶子。真是个细心的老奶奶，亏我还那么想她……



云南大百合

雷洪波 摄

◆观察

春日小景

洞口县文昌街道一校 杨奕轩

春天，是一本书，是一本美丽的书。

这本书里有滋润心田的大树，有万紫千红的小花，有焕然一新、热情洋溢的迴龙洲。

迴龙洲，洞口的一颗明珠。每年春天来临，这颗明珠就百花盛开，有名字的，没名字的，美不胜收，香气袭人，像眼睛、像星星，还眨呀眨的。

春满人间，这颗明珠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一棵棵古树顶天立地，仿佛这是颗明珠的守护神。平溪江两边的柳树，以江为镜，认真地梳理着美丽细长的绿头发。小鸟仿佛收到了春日盛会的请柬，一个个赶来凑热闹了，卖弄自己清脆的喉咙，这里“唧唧”，那里“啾啾”，都在树林这个大剧院表演呢。

◆记录

一个家长

侯振山

的贫瘠和那些贫困学子的苦苦挣扎，当然，还看到母爱。

我走回来，想笑的更和蔼可亲一些，告诉她，还有半个多小时才放学，你来办公室坐吧。女人仍然一只手拽着装鞋的袋子，摆着另一只手说不用了。我说，来吧来吧，我跟你说说你儿子最近的学习情况。

终于，她跟着我走进了开着空调的办公室。我发现她浮肿的脸已经通红。她坐到我的位子上，把袋子放到地上，两只手接过我递过来的装着热水的一次性杯子，万分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：“谢谢老师。”

我一时不知怎么感谢，连手也不知道放哪里好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只喝过妈妈煮的姜汤，而妈妈早已离我而去。

写了一晚上的稿子，拉开窗帘，东方的鱼肚白格外刺眼。我捂着嘴打个哈欠，刚躺下就睡着了。

我梦见一阵敲门声，急促得很，还有熟悉的声音：“叔叔，叔叔……”好像在哪里听过。

我猛地睁开眼，原来真的有人敲门，又是那个小男孩。小男孩朝我笑笑，递给我一本书：“叔叔，教我这道题!”

我捂着嘴打了个哈欠，瞥了一眼对门的老奶奶，摸着小男孩的脑袋笑着说：“当然可以，只是以后你要自己多思考哦!”

没多久，老奶奶送来一碗水饺：“孩子太笨，劳你费心了。”

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的美梦又被小男孩吵醒。我有些恼：“不是说过让你自己思考吗，这么简单的题也不会。”小男孩嘟着嘴：“别以为你有啥了不起，我每次考全校第一，难道这些题不会写?”我更加恼了，吼道：“你知道写为啥还来浪费我的时间?”

小男孩低着头，不说话。小男孩哭了，呜咽着说：“因为你长得像我爸爸，得抑郁症死去的爸爸。”

◆诗园

沙子

(外二首)

邵阳市二中高三 482 班 钟柱基

我的眼里容不下沙子
一粒都不可以
你也是
你容不下我

那真好
这样一来
我一翻滚
你就会痛

交 集

我们之间没有交集
我是大地
你是天空
我的世界只有你

你却看到整个宇宙
我们之间太多交集
你充沛的雨水
全往我眼里流

相 遇

相遇夏天
流连着便忘返了
你竟白了头

瑞雪喊我们回去
跳过春天
没有秋天

渡 口

雷铁祥

风自北来
雁往南飞
天空做了画布
炊烟、长河、落日余晖
还有旅行者不经意间抖落的黄叶
以及指缝间正在燃烧的香烟

渡口桥头
杨柳迎着风在水面飘荡
一根斑驳的拐杖
诉说着无尽的乡愁

◆回望

姑 父

隆回县第二中学 619 班 胡美红

天阴阴的，下着点小雨，朦胧中姑父又去了田间。这样的天适合干活，犁一上午的田也不会太热。

姑父推着小型车翻地，一片片土向轮后方飞去。伴着嘈杂的机器声，姑父的长靴在田间留下一排排深脚印。早餐后堂弟去外面野，我背着篮子到山上拾落叶和干枝条，装满一筐后赶紧，再装，又踩紧，等阳光照进了树林深处才下山。路过那一丛丛色彩缤纷，叫不上名的鲜花果实，想象着它们可以食用，进入我口中汁液喷出，清香逼人。

中午我们不吃饭。雪白的粳先用水泡松泡开，姑父回家后就炒粳：加几个农家土鸡蛋，撒上白砂糖。金黄的油将粳也变作金黄，轻咬一口外酥里嫩。甜，却不粘牙，油，却不腻嘴。这算是我童年难得的美味之一。

姑父半生基本活动在田间，他高并且瘦，却总是一人挑两百斤肥在山间田间上上下下。青椒收获的时候他常挑一两个比划，抽口旱烟后对这辣椒左瞧右瞧：“咱农家自家种的，一个有两个半手指长呐!”

由于对土地熟，姑父认识很多的野味。某些季节他每次割完草回家，那篮筐里都会多把野芹，有时是蘑菇，亦或是长在水边的菜花。

野芹比芹菜更硬，杆更小。姑父把它们摘来切条爆炒，放好姜蒜后出锅，然后再倒点米酒，夹一筷子野芹说：“好香啊!”

野菜也很美味，但不能乱吃，姑父常告诉我们只能采常见的、自己认识的菜。我到现在也不认识几种野菜，只知道蒲公英是可以吃的，在大城市卖到十块钱一把。

堂弟能在田间翻泥鳅，我则会“取笋”。在早春的下午，携根竹竿去田间赶鸭，田边上就有一线细竹笋从地里冒出来。这种笋我们最常拿来制酸笋，腌一段时间后从瓦罐里拿出，炒不炒，都是一盘开胃菜。

那时我们秋天放学后都活跃在地里，打稻谷，收稻杆。大人们把稻草扎成一个一个的堆，我们就在田里游戏。

读高中时我去了县城，高二暑假我回到家乡。姑父带我去摘玉米，领我穿过田间时就一块块田指给我看：“这块是你三娘的，你表叔家的这块，从前种西瓜……原来都是些好地哇，种什么收什么，可惜，都荒了。”

他摇摇头在田边上坐下，卷一根旱烟，眼睛呆呆看着天那边。那眼神里的情感我读不懂。

“有时间去我家玩呀，姑父。”

“不，人丢了你们难得找嘞。”他又摇摇头。

猛想起有回母亲请姑父到家里做客，吃完饭母亲上班我带姑父去逛超市。生平第一次出远门的姑父转了一大圈，下车后拽着我的手就走。

“您去哪儿呢?”我急忙问道。

“不是回你们家么?”说着又继续埋头朝反方向走。他迷失在这座大城市了。

(指导老师:肖东光)